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

第三十四回 狄義士掘金還主 貪鄉約焚物消災

身世百年中，泛泛飄蓬。牀頭堆積總成空。惟有達觀知止足，清白家風。可笑嗜財翁，心有錢蟲，營營微逐意忡忡。覓縫尋頭鑽鴨子，不放鬆。

——右調《浪淘沙》

那求仙學佛的人雖說下苦修行，要緊處先在戒那「酒」、「色」、「財」、「氣」。這四件之內，莫把那「財」字看做第三，切戒處還當看做第一！我見世上的人為那「酒」「色」「氣」還有勉強忍得住的，一犯著個「財」字，把那「孝」、「弟」、「忠」、「信」、「禮」、「義」、「廉」、「恥」八個字且都丟掉一邊。人生最要緊的是那性命，往往人為了這「財」便就不顧了性命，且莫說管那遺萬年！千人咒罵！若是這「財」，喪了良心，塗抹了面孔，如果求得他來，便也只圖目下的快活，不管那人品節概的高低，倒也罷了。誰知這件「財」字的東西，忒煞作怪，冥漠之中差了一個財神掌管，你那命限八字之中該有幾千幾萬，你就要推卻一分也推卻不去；你那命裡邊不是你應得之物，你就要強求分釐毫忽，他也不肯叫你招來；你就勉強求了他來，他不是挑撥那病鬼來纏他，乘機逃在那醫人家裡，或是勾引孽神瑣碎，他好投充勢要之家；叫你分文不剩，空落一身狼狽。當初尉遲敬德在那隋末的時候，還做那打鐵的匠人。空負了滿肚的英雄，時運不來，且要受那淒涼落拓。一日五更起來，生了爐火，正要打鐵，只見一個人長身闊膀，黑面虬髯，好似西洋賈胡一般，走來要尉遲敬德配一把鎖匙。尉遲敬德認了他一認，問說：「我側近邊不見有你這人，若是外來的遠人，如何得來的恁蚤？」那人說道：「我是財神，掌管天下人的財帛；因失落了庫上鑰匙，煩你配就。」尉遲敬德說道：「我如此一條猛漢，這樣貧困，在此打鐵為生，口也糊他不足。你既係財神，何不相濟？」財神說道：「你是大富大貴的人，但時還未至。我見與你看守一庫銅錢。你若要用，約得若干濟事，你可寫個支帖交我，我明日送到這村東柳樹下堆垛，你五更去取便得。」尉遲敬德取過一張紙來，正待要寫。那神說道：「帖上不必書名，你只寫鄂公文錢若干即是。」尉遲敬德問說：「你可以與我多少？」神說：「脫不了是你應得之物，多少任意。」尉遲敬德說：「我只取三百萬。」寫完帖，交與了那神，作別而去。次夜五更，尉遲敬德起來走到村東柳樹底下，只見山也似的一大堆錢。尉遲敬德每邊肩上自己抗了二三十吊，走到家裡，叫起四鄰八舍同去與他抗錢。內中有乘機竊取的，或是纏在腰裡，或是藏在袖中，那錢都變了青竹蛇兒，亂鑽亂咬；也有偷了家去的，都變成了蛇，自己走到敬德家中。惟其成了活錢，所以連看守也是不必修的。敬德得了這股財帛，才有力量輔佐唐太宗東蕩西除，做了元勛世胄，封了鄂公，賜了先隋的一庫銅錢。開庫查點，按了庫中舊冊，剛剛的少了三百萬，又掀到冊的後面，當日敬德寫的張票都在上邊。

看官聽到此處，你說這財帛豈可強求？所以古來達人義士，看得那仁義似泰山般重，看得財物就如糞土般輕；不肯蒙面喪心，寡廉鮮恥，害理傷天，苟求那不義的財帛。至於遇著甚麼失落的遺金，這是那人一家性命相關，身家所係，得了他的未必成用，斷是人禍天災。人到這個關頭，確非要拿出主意，不要錯了念頭，說「可以無取，可以取」的亂念，務必要做那江夏的馮商。若說常有人家起樓蓋屋，穿井打牆，成窖的掘出金銀錢鈔，這其實又無失主，不知何年何月何代何朝迷留到此，這倒可以取用無妨，不叫是傷廉犯義。

有那樣廉士，不肯苟求：

管寧合華歆鋤地，鋤出一錠金子。管寧只當是瓦礫一般，正眼也不曾看，用鋤撥過一邊。華歆後來鋤著，用手拾起，看是金子，然後擦在一邊。旁人就看定了他兩人的品行。果然華歆後來附了曹操，殺伏皇后，廢漢獻帝；管寧清風高節，濁世不污。

一個羊裘翁，五月熱天，沒有衣裳穿得，著了一領破羊皮襖，打柴度日。路上一錠遺金，有一個高人走過，把那錠金子踢一踢，叫那羊裘翁拾了去用。羊裘翁說：「你曾見五月裡穿羊裘的人是肯拾金子的麼？」他的意思說道，既是肯拾金子的人，實是無所不為、蠅營狗苟的了；既是無所不為、蠅營狗苟，這五荒六月，斷然就有紗牽、紗褲、紗服、紗裙、紗鞋、紗襪的穿了，何消還著了羊皮打柴受苦哩？這都也還是鬚眉男子，烈氣的丈夫，不足為異。還有那婦人之中，大有不凡識見：

一個李尚書名字叫是李景讓，兩個弟弟，一個叫是李景溫，一個叫是李景莊。三個小的時候，死了父親。他的母親還在中年以下，守了三個兒子過日，家事甚是蕭條。一年夏裡連雨，灌倒兩堵高牆。止了雨，叫人整理，牆腳掘出一隻船來，船中滿滿的都是銅錢，請了那李夫人去看。夫人說道：「這是上天憐我母子孤寡，以此相周；但係地中掘出，所用無名，終是不義。若上天見憐孤寡，三子見在讀書，使各自成各，把此錢作為後日俸祿。」仍叫人依舊掩埋，上面壘了牆界。後來果然李景讓做到尚書，景溫、景莊官居方面。

看官聽說，你道我說許多話頭作甚？如今要單表狄員外掘藏還金的事情。

卻說狄員外與薛教授合請了程樂字教他兩家子弟，在他間壁新買的一所閒空地蓋造書舍，俱已蓋完。狄員外看了人在那裡打掃，恰好正衝書房門口一株玫瑰花，半枯不活的。狄員外說：「這株朽壞的花木不宜正衝了書房，移到他井池邊去，日日澆灌，或者還有生機。」叫人掘到根下，只聽的砉然一聲，掘將起來，原來是一個小小的沙壇，壇內滿滿的都是銅錢，錢下邊又是大小塊錠不等的銀子。

狄員外道：「早教楊春自己掘得，這房基也不消賣了。我想人謀不如天算。那一年發水，家家都被了水患，偏我得了許真君的護佑，家財房屋一些也沒曾衝去。受了這樣的護持，還不做那好人，圖那不義之財作甚？我這有飯吃的人家，得這點子東西也顯不出甚麼富；若是楊春這窮鬼得了，這全就是他富家哩。使了不上八兩銀子買了這地鋪，剛剛的才五六個月，得這望外的浮財，一定不好。」主意拿定不要他的，使人叫了楊春來到。

楊春說：「狄官人，我聽見人說你在地鋪子上掘了些東西，你使人叫了我來，莫非分些與我麼？」狄員外領了他看，說道：「這不夠你方便的麼？」楊春說：「有了這些，自然方便，但我那裡有這造化？這株玫瑰花是我種的，我難道沒刨這地？卻怎麼掘他不著？偏是狄官人你就掘著了？可見這是你的造化。」狄員外說：「這原是你的地鋪裡東西，你自拿去買幾畝地，過日子去。那年水不衝我的，就是龍天看顧，還希圖這個做甚？」楊春道：「你說的甚麼話！我一個錢賣己你，清早寫了文書，後晌就是你的物業；你掘幾千幾萬，也就不與我相干了。況且文書寫的明白，土上土下盡係買主。如今待了這許多時，連房子也都蓋了，掘出東西，叫我拿去，也沒有這理。你老人家有仁義，為我的窮，你分幾吊錢己我，我替你老人家念佛；你一個錢不分己我，這是本等，我也只好說我沒造化罷了，也沒有怨你老人家的事體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這東西是我自己掘出來的，又沒有外人看見，我藏過了不說，誰人曉得？我既叫你來，這是我真心與你，我決意不要的，你快些收拾了回去。」

楊春只是求分，狄員外只是全與。楊春說道：「我這一個窮人，驟得了這許多銀錢，就是無災，一定有禍，不如你這有福氣的得了去，些微分點與我，倒是安穩的營生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你得了這個就是造化到了，那裡就擔架不起？你得了這個，只是往好處裡想，行好事，感激天老爺，神靈自然就保護你了。你若只往不好處想：『我曾問某人借二升糧食，他不給我；曾問人借件衣裳，他沒應承我，如今怎麼也有了錢！』指望就要堵人家嘴，穿好的、吃好的，這可就是你說的那話，沒災也有禍了。」楊春道：「你老人家教誨的極是！只是我怎好都拿了去？也要消受。」

狄員外就叫掘地的那個覓漢：「你就去與他抬去。」又對楊春說：「這是他掘出來的。你待謝他些甚麼，這卻在你，這個我不攔阻。」楊春方才與狄員外叩頭作謝，說道：「如今世上的人，誰是你老人家這心！人只說是天爺偏心，那年發水留下的，都是幾家方便主子。我掏著指頭兒算，那留下的，都不是小主子們歪哩。象你老人家這心腸，天爺怎麼不保護？」狄員外說：「你得了這

點子東西，白日黑夜的謹慎。如今咱這裡人都極眼淺，不知有多少氣不上的哩！還有一件：那鄉約秦繼樓合李雲庵，這兩個歪人，他也只怕要瑣碎你。你可招架著他。」楊春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說的極是！我仔細著就是。」

那個覓漢尋了繩槓，絡住那壇，合楊春抬到家去。楊春的母親合他媳婦見抬了一個壇去，說道：「怎麼？叫了你去，分與一壇酒麼？」楊春說：「可不仔細麼？叫我說著沒極奈何的，給了我一壇薄酒來了。」二人抬到屋裡，他娘合媳婦方才知是銀錢，說：「他掘了多少？就分這些給你？」楊春說：「就只這個，都給咱來了。」拿了一個小筭籬倒在裡面，也只好有二三十來吊的錢，二百兩多銀子罷了。

楊春拿了七八拿錢放在那覓漢袖裡，又揀了兩塊夠十來兩的銀子與那覓漢；那漢又自己在筭籬裡拿了又夠十來兩的兩塊，說：「這直當的買二畝地種。你給我的那點子，當的什麼事？」說著，往外就跑。楊春往外趕著說道：「你怎麼就去了？沽一壺咱吃鐘！」覓漢說：「大官人還等著我做甚麼哩，改日擾你罷。」家去回了狄員外的話。

狄員外道：「他分了給給你？」覓漢說：「給了我七八拿錢，夠十來兩銀子。叫我又自己拿了他兩塊，也夠十來兩。」把那銀子錢都倒在地下，數得錢是二千五百三十四文，銀子共秤了二十一兩四錢。狄員外說：「便宜你這狗頭！這就是你一生過日子的本兒。你拿來，我替你收著，到了你手裡就打伙子胡做，也罷，把那錢的零頭兒給了你罷。」那覓漢彼時喜喜歡歡的謝過去了。

再說楊春得了這些物件，倒也狠命的聽那狄員外的教訓，著實的謹慎。但小人家的過活，淺房淺屋的去處，家裡又有兩個不知好歹的孩子，遙地裡對了人家告訟，說他家有一壇銀錢。那日覓漢與他抬了回家，多有人看見；又兼狄家的覓漢伙伴不曾分得銀錢的，心裡氣他不過，到處去彰揚，不止他本村揚說的一天一地，就是鄰莊外縣都當了一件異事傳說。一個說成十個，瞎話說是真言。果不然動了那二位鄉約的癩心，使人與他說道：「如今朝廷因年歲饑荒，到處要人捐賑。楊春是甚麼人！掘了這幾十萬的金銀，不報了官，卻都入了私己。每人分與我們千把兩便罷，不然，我們具呈報縣，大家不得！」

楊春聽見，慌做了一團，悄悄的去與狄員外商議。狄員外道：「我說這兩個不是好人，果不其然！論我倒也合他兩人相知。他如今待吃肉哩，就是他老子一巴掌打他的碗，他待依哩？你若說輸個己，給他些什麼，少了又拿不住他，多了這又是『大年五更呵黏粥，不如不年下』了。且是一個降動了，大家都要指望。要不，你只推我，你說：『我得的是甚麼，你只問狄賓梁去。』你叫他問我，我自有的話答對他。」

鄉約等不見楊春回話，又叫人傳了話來，說：「你叫他到城裡去打聽這大爺的性兒。只聽見鄉約放個屁，他流水就說『好香，好香』，往鼻子裡抽不迭的。我申著你掘了一萬，你就認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兩，只怕這兩也還要你認。你叫他仔細尋思，別要後悔！」楊春道：「我的個地舖子已是賣出去夠半年了，從那些年俺爹手裡埋了一小罈子錢，迷胡了尋不著，上在賣契裡邊講過，掘著了，仍還原主。昨日狄官人移玫瑰花尋著，還了我，脫不了那罈子錢都見在。要是幾千幾萬，可也要屋盛他；我除了這兩間草房，還有甚麼四房八廩拉哩？要說叫我擺個東道請他二位吃三杯，我這倒還也擎架的起；成千家開口，甚麼土拉塊麼？」來傳話的人把他的話回了鄉約。那鄉約說道：「你叫他長話短說。若說每人一千，就是唬虎他的話。我聽的他實得了三四十吊錢，夠二百多兩銀子。叫他每人送俺五十，這是銀子，合俺平分；那錢叫他自家得了罷。若再不依，這就叫他休怪了。」

楊春聽見，又去與狄員外商議，狄員外沉思了一會，說：「這事按不下。這兩個人，你就打發了去，後邊還有人挾制，不如他的意思，畢竟還要到官，如今爽利合他決絕了罷。」楊春說：「他打哩真個申到縣裡，那官按著葫蘆搵子兒，可怎麼處？」狄員外說：「你昨日說這錢是你爹埋下的，文書上寫的明白。這話回的他好，你往外不拘到那裡都依著這話答對就好。」

楊春聽了這話回去，自家先到了秦繼樓家，說：「那年俺爹埋了罈子錢，迷胡了尋不著。昨日賣這地舖子，文書上寫的明白，狄官人移玫瑰花掘出來，還了我，這都是仗賴二位約長的洪福。我明日治一根菜兒，家裡也沒去處，就在前頭廟裡請二位約長吃三鐘。要肯光降，我就好預備。我還沒去見李約長哩。」秦繼樓說：「你沒要緊費這門大事做甚麼？留著添上好使。俺吃你兩鐘酒，堵著癩子，還開的口哩？你得的你爹的錢，又沒得了別人的，罷呀待怎麼！只是這門大事，俺不敢不報，這大爺的耳朵長多著哩！你請李雲庵，請與不請，他去與不去，我可不好管的，你可別為我費事。我倒不為沒工夫，實是不敢枉法騙人酒食。」楊春說：「你老人家是個約正，我不與你講通了，可怎麼去合李約長說？」秦繼樓說：「你只管合他說去，怕怎麼的？各人的主意不同。打哩他也沒甚麼話說，我沒的好合你為仇？落得河水不洗船哩。」楊春說：「我再去見李約長，看他有甚麼話，我再回來。」

楊春又到了李雲庵家，李雲庵說：「貴人踏賤地呀！可是喜你平地就得這萬兩的財帛。流水買地，我替你分種地去。」楊春說：「甚麼萬兩的財帛？壞塊麼？萬兩財帛！那狄官人怕銀子咬手，他不留下，都給了我？我治了根素菜，明日在前頭廟裡曲待二位約長到那裡吃三杯。我剛才到了秦約長那裡，他說他沒有主意，單等著你老人家口裡的話。你老人家只吐了口，肯去光降，他沒有不去的。」李雲庵說：「你看這秦繼樓的混話！他倒是約正，倒說等著我！你會做好人，把惡人推給我做。我合你實說：他合我算計來，開口每人問你要五十兩，實望你一共四十兩銀子也就罷了。你要不依，俺申到縣裡，就完了俺鄉約的事了，只看你的造化。大爺信你的話，說這是你爹埋的，不問你要，也是有的；按著葫蘆搵子兒，這也是定不住的事。一似這擺酒的話不消提。」

楊春領了一肚子悶氣回去，仍去合狄員外商議。狄員外說：「你去了，我又尋思，百動不如一靜的。叫他弄到官兒手裡，沒等見官，那差人先說你掘了銀錢，摹你一個夠。官說你得的不止這個，掏著一五一十的要。你沒的給他，刑拷起來，也是有的。要不然，你出些甚麼給他也罷，難得只叫鄉約堵住癩子不言語，別的旁人也不怕他再有閒話。那鄉約為自己，他自然的照管他。可知得多少打發的下來？」楊春說：「剛才李雲庵的口氣，說要兩個共指望四十兩銀子。」狄員外說：「這就有拇量了，看來三十兩銀打發下他來了。要是這個，還得我到跟前替你處處。你家去，爽利狠狠的給他三十兩，打發他個喜歡。你去拿了銀子來，我著人請他兩個到我家裡合他講話。」楊春流水回去取銀。狄員外還差了前日的覓漢李九強去請二位鄉約來家講話。

李九強先到秦繼樓家，說：「主人家請到家中說話。」秦繼樓問：「待合俺說甚麼？」李九強說：「怕不是的是為楊春的事哩。」秦繼樓說：「你主人家怕錢壓的手慌麼？一萬多銀子都平白地乾給了人，是風是氣哩？」李九強說：「主人家也不是風，也不是氣，只說那一年發水沒衝了，凡百往那好處走，補報天老爺。」秦繼樓說：「既是自家不希罕，我給他一少半，把一半給了官，也落個名聲。」李九強說：「多少哩！渾同一小沙罈子錢，沒多些銀子，有了百十兩罷了。」秦繼樓道：「你知不到，多著哩！」李九強道：「我掘出來的，我合他送去，我倒不知道哩？我合他送到家，他還給了我兩吊三四百錢，夠十兩多銀子。」秦繼樓說：「走，我合你去。」李九強說：「我還去請李約長哩。」秦繼樓說：「我合你就過他家去罷。」二人同到了李雲庵家。秦繼樓說：「狄賓梁叫人請咱，不知合咱說什麼，咱到他那裡。」又說：「李九強，你先去。我聽說你家新燒了酒，俺去擾三鐘。」李九強道：「也罷，我先往家裡說去。」

狄員外叫家裡定下菜，留他們酒飯，狄員外娘子說：「沒廉恥砍頭的們，不看咱一點體面！別人家的錢，給他酒吃飯吃哩！」狄員外說：「這們的錢，他不使幾個，沒的乾做鄉約捱板子麼？」說著，秦繼樓合李雲庵都到了，讓進作了揖，坐下。狄員外開口說：「楊春屢次央我在二位跟前說分上，我說：『這乾分上說不的。』我沒理他。他剛才又來皮纏，我說：『你肯依我破費些，我替你管；你要一毛不拔，這我就不好管的。』我叫他家去取些什麼去了。二位凡事看我的分上，將就他，不合他一般見識罷。」秦繼樓說：「賓梁有甚麼吩咐，俺沒有不依的；可是這一年家，大事小節，不知仗賴多少，正沒的補報哩。」說著，楊春也就到了，狄員外問道：「取來了沒，是那數兒？」楊春說：「是。」狄員外接過來看了一看，又自己拿到後邊秤了一秤，高高的不少，拿出來說道：「三十兩薄禮，二位買件衣裳穿罷。本等該叫他多送，他得的原也不多，只是看薄面。」

李雲庵只是看秦繼樓，秦繼樓說：「既是賓梁吩咐了，屁也不許再放！論起理來，看著賓梁的體面，一釐也不該要；只是這鄉約的苦，賓梁是知道的，這們的錢不使幾個，只是喝風了。」狄員外又說：「還有一事奉央：再有甚麼人說閒話，可要仗賴二位的力量壓伏哩。」秦繼樓道：「好賓梁，何用吩咐！『要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。』沒的只管自己使了錢，就不管別的了？」狄員外一面

叫人揩桌子端菜。秦繼樓說：「沒的好真個取擾不成？」狄員外說：「實告，早有這個意思好預備；這是這一會兒起的意思，可是一些什麼沒有，新燒酒三杯。」秦繼樓說：「這酒燒的，不沽早些？」狄員外說：「這是幾甕常酒醇子，那幾日狠暖和，我怕他過了，開開，還正好。」

正說，一面四碟小菜，四碟案酒，四碟油果，斟上燒酒。二位鄉約不惟與狄員外敘說家常，且是合楊春亦甚親熱，說：「合令兄極是相厚。令兄待我，就如待自己的兒女一般，俺可也沒敢錯待令兄，就如待奉自己娘老子一般。你若先說令兄來，可俺也沒有這些閒屁，也不消又勞賓梁費這些事。」

楊春又要次日奉請，又請狄員外陪。這倒是李雲庵說道：「罷，俺既是看了你令兄的分上，這就是了。咱這裡小人口面多，俺搖旗打鼓的吃了你的酒，再有人撒騷放屁的，俺不便出頭管你。」狄員外道：「雲庵說的有理，你有心不在近裡，改日有日子哩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上了兩碗攤雞蛋、兩碗臘肉、兩碗乾豆角、一尾大鮮魚、兩碗蕪菜滷豆腐、兩碗煎的藕、兩碗肉憚、雞湯、鍋餅、大米薄豆子，吃了個醉飽。

楊春先辭了回家，秦繼樓說：「俺這幾兩銀子，俺沒使著楊春的，這明白是賓梁給了俺幾兩銀子。俺也想來，這白拾的銀子，只許他使麼？俺當鄉約，白日黑夜的耽驚受怕，為甚麼來？」狄員外說：「這使他幾兩銀子不差。我那起初掘著，心裡想待要舍在那廟裡，或是濟貧；我想，這也無為，既是他的地舖子掘的，還給了他罷。看來也不多的帳。李九強得了他夠兩弔多錢，十來兩多銀子，這剛才又去了三十，剩的也看得見了。要後有甚麼人的閒話，你二位給他招架招架，這就安穩了。」兩個亦別了回去。

後來那小人妒忌的口嘴，怎能杜得沒有人說話？果然虧了兩個鄉約出頭與他攔護，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。他倚托了兩個鄉約成了相知，又有狄員外凡百照管，那得的銀錢，從此也就敢拿出來使用，買了四十畝好地，蓋了緊湊湊的一塊草房。他一向有些好與人賭博，所以把一個小小過活弄得一空，連一點空地舖也都賣掉。他合該造化來到，手上就如生了丁瘡一般，平日那些賭友，知他得了白財，千方百計的哄他，他如生定了根，八個金剛也抬他不動。就是那覓漢李九強得了那兩弔錢，二十多兩銀子，也成了個過活。雖說是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可人無得運時？畢竟還得那貴人提掇起，才是運通時。